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述註卷十九

安溪　李光坡　撰

喪大記第二十二

疏曰鄭云喪大記者以其記人君以下始死小斂大斂殯葬之事劉元云記謂之大者言其委曲詳備繁多故云大

疾病外內皆埽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

下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絶氣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

集說曰疾病之甚也以賔客將來候問故埽潔所居之内外若君與大夫之病則徹去樂縣士則去琴瑟東首於北牖下者東首向生氣也案儀禮宫廟圖無北牖而西北隅謂之屋漏以天光漏入而得名或者北牖指此乎古人病困則廢牀而置病者於地以始生在地庶其生氣復反而得活及死則復舉尸而置

之牀上徹褻衣則所加者新朝服矣加朝服者明其終於正也手足爲四體各一人持之爲其不能自屈伸也男女皆改服亦擬賓客之來也貴者朝服庶人深衣纊新綿也屬之口鼻覘其動否以騐氣之有無也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君子重終爲其相褻

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内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於寢士之妻皆死於寢

集說曰諸侯與大夫皆有三寢君正者曰路寢餘二曰小寢夫人一正寢二小寢卒當於正處也大夫妻曰命婦而云世婦者世婦乃國君之次婦其尊卑與命婦等故互言之今命婦死於正寢則世婦死女君次寢之上也内子卿妻也下室其燕處也初死在下室至小斂後遷尸乃復還其正寢也士之妻皆死於寢夫妻俱然故云皆也士喪禮云死於適室此云寢寢室通名也

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

集說曰復始死升屋招魂也虞人掌林麓之官階梯也狄人樂吏之賤者死者封疆內若有林麓則使虞人設梯以升屋其官職卑下不合有林麓者則使狄人設之

小臣復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赬世婦以襢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卷衣投于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

集說曰小臣君之近臣也君以衮謂上公用衮服也循其等而用之則侯伯用鷩冕之服子男用毳冕之服上公之夫人用褘衣侯伯夫人用揄狄子男夫人用屈狄此言君以衮舉上以見下也夫人以屈狄舉下以知上也赬赤色玄赬玄衣纁裳所謂卿大夫自玄冕而下之服也世婦大夫妻言世婦者大夫妻與世婦同用襢衣也褘衣而下六服說見前篇爵弁指爵弁服而言非用弁也六冕則以衣名冠四弁則以

冠名衣也榮屋翼也天子諸侯屋皆四注大夫以下但前簷後簷而已翼在屋之兩頭似翼故名屋翼也中屋當屋之中也履危立于高峻之處盖屋之脊也三號者一號於上冀魂自天而來一號於下冀魂自地而來一號於中冀魂自天地四方之間而來其辭則臯其復也臯長聲也三號畢乃捲斂此衣自前投而下司服者以篋受之復之小臣即自西北榮而下也

其為賔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

集說曰說見曾子問及雜記

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婦人復不以袡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

集說曰士喪禮復衣初用以覆尸浴則去之此言不以衣尸謂不用以襲也以絳緣衣之下曰袡蓋嫁時盛服非事鬼神之衣故不用以復也

始卒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

集說曰啼者哀痛之甚嗚咽不能哭如嬰兒失母也兄弟情稍輕故哭有聲婦人之踊似雀之跳足不離地問喪篇云爵踊是也

既正尸子坐於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有司庶士哭於堂下北面夫人坐於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

註曰正尸者謂遷尸牖下南首也子姓謂衆子孫也

姓之言生也世婦為内命婦卿大夫之妻為外命婦外宗姑姊妹之女　疏曰坐于東方謂室内尸東立于東方者案士喪禮衆主人在其後又云親者在室諸侯以上位尊卿大夫等不宜與俱在室内或當在户外之東方遂繼主人之後堂下北面不云東方稍近西而當户也士喪禮云小功以下衆兄弟堂下北面北直云有司庶士則諸父兄子姓等雖小功以下皆在堂上西面也夫人坐于西方亦近尸士喪禮但

言俠牀人君則當以帷郭之也哭于堂上北面者婦人無堂下位

大夫之喪主人坐於東方主婦坐於西方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

註曰命夫命婦來哭者同宗父兄子姓姑姊妹子姓也凡此哭者尊者坐卑者立　疏曰此云尊卑謂爵位非對死者為尊卑也若其今所行之禮與古異也成服之後尊於死者則坐卑於死者則立

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於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於西方

註曰士賤同宗尊卑皆坐　疏曰君與大夫位尊故坐者殊其貴賤士位下故坐者等其尊卑無所異也

凡哭尸於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

集說曰承衾而哭猶若致其親近扶持之情也謂初死時

君之喪未小斂為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斂為君

命出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

集說曰寄公諸侯失國而寄託鄰國者也國賔他國來聘之卿大夫也出出迎也爲君命出謂君有命及門則出也檀弓云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辭告也故不當斂時則亦出迎雜記云大夫至絕踊而拜之者亦謂斂後也

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君拜寄公國賔於位大夫於君命迎於寢門外使者升堂致命主人

拜於下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

註曰拜寄公國賔于位者於庭向其位而拜之此時寄公位在門西國賔位在門東皆北面小歛之後寄公東面國賔門西北面士於大夫親弔謂大夫身來弔士也與之哭既拜之即位西階東面哭大夫特來則北面　疏曰降自西階者不忍當主位大夫與士俱來皆東面主人即位西階在大夫北俱東面而哭大夫獨來不與士俱故北面必知北面者以凡特弔

皆北面　陳氏曰徒跣者未著喪屨吉屨又不可著也扱袵者扱深衣前襟於帶也拊心擊心也

夫人爲寄公夫人出命婦爲夫人之命出士妻不當斂則爲命婦出

註曰出拜之於堂上也此時寄公夫人命位在堂上北面小斂之後尸西東面　疏曰婦人不下堂但出房而拜于堂上也

小斂主人即位於户内主婦東面乃斂卒斂主人馮之

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髽帶麻於房中

註曰士既殯說髦此云小斂蓋諸侯禮也士之既殯諸侯之小斂於死者俱三日也婦人之髽帶麻於房中則西房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　疏曰士喪禮馮尸已竟而云髺髮袒此末括髮先云袒者或人君禮髦幼時剪髮為之至年長則垂著兩邊若父死脫左髦母死脫右髦親沒不髦是也婦人髽亦用麻對男

子括髮也帶麻麻帶也謂婦人要經也士喪禮主人髺髮袒衆主人免於房婦人髽于室以男子在房故婦人髽于室大夫士唯有東房故也此經兼明諸侯之禮有東西房男子既括髮于東房故知婦人髽及帶麻于西房

徹帷男女奉尸夷於堂降拜

集說曰小斂畢即徹去先所設帷堂之帷諸侯大夫之禮賔出乃徹帷此言士禮耳夷陳也小斂竟相者

舉尸出户往陳於堂而孝子男女親屬並扶捧之也

降拜適子下堂而拜賔也

君拜寄公國賔大夫士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内子士妻特拜命婦氾拜衆賔於堂上

集説曰君謂嗣君也寄公與國賔入弔固拜之矣其於大夫士也卿大夫則拜之於位士則旁三拜而已旁謂不正向之也士有上中下三等故共三拜大夫

士皆先君之臣俱當服斬今以小斂畢而出庭列位故嗣君出拜之寄公門西東面國賓門西北面大夫當在門東北面士當在門西國賓之南東面嗣君於阼階下少南向其位而拜之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矣其於卿大夫之內子士之妻則亦拜之但內子與命婦則人人各拜之衆賓則士妻也汜拜之而已亦旁拜之比也寄公夫人命婦小斂之後尸西東面夫人本位在西房當於西房之外南面拜女賓也

主人即位襲帶絰踊母之喪即位而免乃奠弔者襲裘加武帶絰與主人拾踊

集說曰主人拜賓後即阼階下之位先拜賓時袒今拜畢乃掩襲其衣而加要帶首絰於序東猶括髮復位乃踊士喪禮先踊乃襲絰此諸侯禮故先襲絰乃踊也母喪降於父拜賓竟即位時不復括髮以免代之免而襲絰至大斂乃成服也乃奠者謂小斂奠弔者小斂後來則掩襲裘上之裼衣加素弁於吉冠之

武武冠下卷也帶絰者要帶首絰有朋友之恩則加
帶與絰無朋友之恩則無帶惟絰而已拾踊更踊也
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官
代哭大夫官代哭不縣壺士代哭不以官
集說曰虞人主山澤之官出木爲薪以供爨鼎蓋冬
月恐漏水冰凍也角斛水之斗狄人樂吏也主挈壺
漏水之器故出壺雍人主烹飪故出鼎司馬夏官卿
也其屬有挈壺氏司馬自臨視其縣此漏器乃官代

哭者未殯哭不絶聲爲其不食疲倦故以漏器分時刻使官屬以次依時相代而哭聲不絶也士代哭不以官者親踈之屬與家人自相代也

君堂上二燭下二燭大夫堂上一燭下二燭士堂上一燭下一燭

疏曰有喪則於中庭終夜設燎至曉滅燎而日光未明故須燭以照祭饌也古者未有蠟燭呼火炬爲燭也

殯出徹帷

集說曰小歛畢即徹帷士禮也此君與大夫之禮小歛畢下階拜賔賔出乃徹帷也

哭尸於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方諸婦南鄉

集說曰由外來在西方欲見異于在家者若未小歛而奔者則在東方也婦人哭位本在西而東面今以奔喪者居尸之西故退而近北以鄉南也

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外見人

不哭

集說曰堂以內至房婦人之事堂以外至門男子之事非其事處而哭猶野哭也此言小斂後男主女主迎送弔賓之禮婦人於敵者固不下堂若君夫人來弔則主婦下堂至庭稽顙而不哭也男子於敵者之弔亦不出門若有君命而出迎亦不哭也

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于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為之拜為後者

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爲之拜在竟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

集說曰此以下明喪無主而使人攝者禮也女拜男賓於阼階下鄉云女有下堂明謂此也男拜女賓於門內少遠階下而猶不出門也爲後者不在謂以事故在外也此事若有喪事而弔賓及門其爲後者是有爵之人則辭以攝主無爵不敢拜賓若此爲後者是無爵之人則攝主代之拜賓可也出而在國境之

内則俟其還乃殯葬若在境外則當殯即殯殯後又不得歸而及葬期則葬之可也無後不過巳自絶嗣而巳無主則闕於賔禮故四隣里尹主之是可無後不可無主也

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子大夫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内輯之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即位則使人執之子有王命則去杖國君之命則輯杖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於大夫所

則杖

集說曰子兼適庶及世子也寢門殯宮門也輯斂也謂舉之不以拄地也子大夫廬在寢門外得拄杖而行至寢門子與大夫并言者據禮大夫隨世子以入子杖則大夫輯子輯則大夫去杖故下文云大夫於君所則輯杖也此言大夫特來不與子相隨故云門外杖門内輯若庶子之杖則不得持入寢門也夫人世婦居次在房内有王命至則世子去杖以尊王命

也有鄰國君之命則輯杖者下成君也聽卜卜葬卜
日也有事於尸虞與卒哭及祔之祭也於大夫所則
杖者諸大夫同在門外之位同是為君故並得以杖
拄地而行也
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大夫有
君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內子為夫人之命去杖
為世婦之命授人杖
集說曰大夫有君命此大夫指大夫之子也而云大

夫者通身實為大夫而有父母喪亦然也世婦君之世婦也

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於君命夫人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

註曰士二日而殯下大夫也士之禮死與往日生與來日此二日於死者亦得三日也婦人皆杖謂主婦容妾為君女子子在室者

子皆杖不以即位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棄杖

者斷而棄之於隱者

註曰子謂凡庶子也哭殯謂既塗也哭柩謂啓後也大夫士之子於父父也尊近哭殯可以杖天子諸侯之子於父父也君也尊遠杖不入廟門　疏曰不以杖即位辟適子也容人君適子入門輯杖猶得即位庶子宜在門外之位去之故無即門内之位理也大夫士之適子則得哭殯哭柩如下所說其庶子則宜與人君之庶子同並不得以杖即位也熊氏云此文

承上君大夫士之喪下則此謂君大夫士之庶子故
註云子謂凡庶子杖以喪至尊雖大祥棄之必斷之
不堪他用棄於隱處使不穢汚
始死遷尸於牀幠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柶綴
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
集説曰病困時遷尸於地冀其復生死則舉而置之
牀上也幠覆也斂衾擬為大斂之衾也先時徹褻衣
而加新衣以死今覆以衾而去此死時之新衣及復

衣以俟沐浴也楔柱也以角為柶長六寸兩頭屈曲為將含恐口閉故以柶柱齒令開而受含也尸應著屨恐足辟戾故以燕几拘綴之令直也

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浴用絺巾挋用浴衣如他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于坎其母之喪則内御者抗衾而浴

集說曰管人主館舍者汲汲水以供浴事也繘汲水

鉼上索也急遽不暇解脫此索但縈屈而執於手水從西階升盡等而不上堂授與御者抗衾舉衾以蔽尸也此浴水用盆盛之乃用枓酌盆水以沃尸以絺爲巾醮水以去尸之垢抿拭也浴衣生時所用以浴者用之以拭尸令乾也如他日者如生時也爪足浴竟而翦尸足之爪甲也浴之餘水棄之坎中此坎是甸人所掘於階間取土爲竈之坎内御者婦人也

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於堂上君沐粱大夫沐稷士

沐粱甸人爲坔於西牆下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煮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扉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乃沐沐用瓦盤拒用巾如他日小臣爪手翦須濡濯棄於坎

集說曰此言尸之沐差淅也謂淅粱或稷之瀋汁以沐髮也君與士同用粱者士卑不嫌於僭上也士喪禮沐稻此云沐粱蓋天子之士也以差率而上之天子沐黍與坔塊竈也將沐時甸人之官取西牆下之

士爲塊竃陶人作瓦器之官也重鬲縣重之罌瓦缾也受三升管人受沐汁於堂上之御者而下往西牆於㙚竃鬲中煮之令温甸人爲竃畢即往取復者所徹正寢西北厞以爨竃煮沐汁謂正寢爲廟神之也舊説厞是屋簷謂抽取屋西北之簷一説西北隅厞隱處之薪也用瓦盤以貯此汁也拒用巾以巾拭髮及面也爪手翦手之爪甲也濡煩撋其髮也濯不淨之汁也巾櫛浴衣亦并棄之其坎

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牀襢笫有枕含一牀襲一牀遷尸於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

集說曰造猶納也納冰於大盤中也夷盤小於大盤夷猶尸也併並也瓦盤小故併設之無冰盛水也冰在下設牀於上襢單也去席而袒露笫簀尸在其上使寒氣得通免腐壞也禮自仲春之後造冰設牀秋涼而止含襲遷尸三節各自有牀　坡案此節本在

始死遷尸之上註云此事皆沐浴之後宜承濡濯棄於坎下

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衆士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算士疏食水飲食之無算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食之無算

註曰納財謂食穀也二十兩曰溢於粟米之法一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諸妻御妾也同言無算則是皆一溢米或粥或飯 疏曰納財者言每日納

用之米食之無筭者言居喪困病不能頓食隨須則食

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衆士疏食水飲妻妾疏食水飲士亦如之

集說曰室老家臣之長子姓孫也衆士室老之下也士亦如之謂士之喪亦子食粥妻妾疏食水飲也

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食粥於盛不盥食於篹者

盥食菜以醯醬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

酒

集說曰果瓜桃之屬盛杯圩之器也簍竹筥也杯圩盛粥歠之以口故不用盥手飯在簍須手取而食之故當盥手也

期之喪三不食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飲酒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為母為妻九月之喪食飲猶期之喪也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

疏曰期喪三不食謂大夫士旁期之喪正服則二日不食故閒傳云齊衰二日不食　集說曰不與人樂之言不以酒肉與人共食為懽樂也

五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食可也比葬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

集說曰一不食三月之喪也再不食五月之喪也并言之者容殤降之緦麻再不食義服小功壹不食故主舊君也大夫本稱主

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

註曰謂性不能者可食飯菜羹

有疾食肉飲酒可也五十不成喪七十惟衰麻在身

集說曰不成喪謂不備居喪之禮節也

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粱肉若有酒醴則辭

集說曰君食之食臣也大夫食之食士也父友父同志者此並是尊者食卑者故雖粱肉不避酒醴見顔

色故當辯

小斂於户内大斂於阼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席

註曰簟席細葦席也三者下皆有莞

小斂布絞縮者一横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衣十有九稱君陳衣於序東大夫士陳衣於房中皆西領北上絞紟不在列

集說曰此明小斂之衣衾絞既斂所用以束尸使堅

實者從者在横者之上從者一幅横者三幅每幅之末析為三片以便結束皆一者君大夫士皆一衾衣在絞之上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故十有九稱也士喪禮小斂陳衣於房中南領西上與大夫異今此同蓋亦天子之士也紟單被也不在列不在十九稱之數也小斂未有紟因絞不在列而言紟也

大斂布絞縮者三横者五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陳衣於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於序東五十稱西

領南上士陳衣於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絞紟如朝服

絞一幅為三不辟紟五幅無紞

集說曰此明大斂之事縮者三謂一幅直用裂其兩頭為三片也横者五謂以布二幅分裂作六片而用五片横於直者之下也紟一說在絞下用以舉尸一說在絞上未知孰是二衾者小斂一衾大斂又加一衾也士喪禮云衾二者始死斂衾今又復制如朝服其布如朝服十五升也絞一幅為三不辟者一幅兩

頭分為三段而中不擘裂也紟五幅用以舉尸者無紞謂被頭不用組類綴邊為識別也士喪禮大斂亦陳衣於房中南領西上與大夫異今此又同亦蓋天子之士

小斂之衣祭服不倒君無襚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陳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大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筭君褶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也

集説曰小斂十九稱不悉著於身但用裹尸要取其方故有領在下者惟祭服尊故必領在上也君無襚謂悉用已衣不用他人襚送者大夫士盡用已衣然後用襚言祭服舉尊美者言之也親戚所襚之衣雖受之而不以陳列複衣複衾衣衾之有綿纊者祭服無算隨所有皆用無限數也褶衣褶衾衣衾之袷者君衣尚多故大斂用袷衣衾大夫士猶用小斂之複衾也用複據主人之衣若襚亦得用袷故士喪禮云

襚以褶是也

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

集説曰袍衣之有著者乃褻衣也必須有禮服以表其外不可禪露衣與裳亦不可偏有如此乃成稱也

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者自西階凡陳衣不詘非列采不入絺綌紵不入

集説曰陳衣者實之篋中取而陳之也取衣收取襚者所委之衣也不詘舒而不卷也非列采謂間色雜

色也斂尸者當暑亦用袍故絺綌與紵布皆不入也

凡斂者袒遷尸者襲

集說曰執小斂大斂之事者其事煩故必袒以取便遷尸入柩則其事易矣故不袒

君之喪大胥是斂衆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衆胥是斂士之喪胥為侍士是斂

註曰胥樂官也不掌喪事胥當為祝字之誤也侍猶臨也大祝之職大喪贊斂喪祝卿大夫之喪掌斂士

喪禮商祝主斂

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

疏曰衽衣襟也生向右左手解抽帶便也死則襟向左示不復解也結絞不紐者生時帶並為屈紐使易抽解死時無復解義故絞束畢結之不為紐也

斂者既斂必哭士與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為之壹不食

凡斂者六人

疏曰必哭者以其與亡者或臣舊或有恩今手為執

事專心則增感故哭也與執事謂平生嘗與亡者共
執事則不褻惡之故使斂也此句釋前士是斂義
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赬
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自小斂以往用夷
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
集說曰冒者韜尸之二囊上曰質下曰殺先以殺韜
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君質用錦殺畫黼文故云
錦冒黼殺也其制縫合一頭又縫連一邊餘一邊不

縫兩囊皆然綴旁七者不縫之邊上下安七帶綴以結之也上之質從頭而下其長與手齊殺則自下而上其長三尺也小斂有此冒故不用衾小斂以後則用夷衾覆之夷尸也裁猶製也夷衾亦上齊手下三尺所用緇色及長短制度如冒之質殺但不復為囊及旁綴也其夷衾至大斂時所用無文當應總入大斂衣内併斂之也

君將大斂子弁経即位於序端卿大夫即位於堂廉楹

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衣士盥於盤上士舉遷尸於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

集說曰弁經素弁上加環經未成服故也此雖以大斂為文其小斂時子亦弁經序謂東序端序之南頭也堂廉堂基南畔廉稜之上也楹南近堂廉者楹西東楹之西也父兄堂下北面謂諸父諸兄之不仕者以賤故在堂下外宗見雜記下房東房也小臣鋪席

絞紟衾鋪於席上士商祝之屬也斂上即斂處也卒斂宰告太宰告孝子以斂畢也馮之踊者馮尸而起踊也

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於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即位於序端卿大夫即位於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於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

集說曰巫止者君行必與巫巫主辟凶邪也釋菜禮門神也祝升堂升自阼階也君隨祝升即位於序端阼階上之東是適子臨斂處也君升則主人亦升立君之北東房外南面大夫之子尊得升視斂也君撫之撫尸也主人拜稽顙禮君之恩也升主人馮之君使主人升堂馮尸也命亦君命之

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

註曰其餘謂卿大夫及主婦之位　疏曰其餘禮猶

大夫者謂鋪衣列位男女之儀事悉如大夫

鋪絞紟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紟踊

集說曰此明孝子貴賤踊節也動尸舉柩哭踊無數不在此節

君撫大夫撫內命婦大夫撫室老撫姪娣

集說曰撫以手案之也內命婦君之世婦也大夫內命婦皆貴故君自撫之以下則不撫也室老貴臣姪

娣貴妾故大夫撫之也古者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各以女媵之為娣姪以從大夫內子亦有姪娣姪者兄之子娣女弟也娣尊姪卑士昏禮雖無娣媵先言姪若無娣猶先媵士有娣媵則大夫有可知矣

君大夫馮父母妻長子不馮庶子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

疏曰君大夫之庶子雖無子並不得馮　集說曰父

母先妻子後謂尸之父母妻子也尊者先凴卑者後

凴

君於臣撫之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凴之婦於舅姑奉之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妻於昆弟執之凴尸不當君所凡凴尸興必踊

集説曰撫之者當尸之心胸處撫按之也執之者執持其衣凴之者謂服膺心上奉之者捧持其衣拘之者微牽引其衣皆於心胸之處不當君所者假令君

已撫心則餘人馮者必少避之不敢當君所撫之處也馮尸之際哀情切極故起必為踊以泄哀也

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凷非喪事不言君為廬宮之大夫士襢之

疏曰倚廬者於中門外東牆下倚木為廬也不塗者但以草夾障不以泥塗飾之也寢苫卧於苫也枕凷枕土凷也為廬宮之者廬外以帷障之如宮牆也襢袒也其廬袒露不以帷障之也

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宫之

集說曰柱楣者先時倚木於牆以為廬葬後哀殺稍舉起其木拄之於楣以納日光畧寛容也又於内用泥以塗之而免風寒不於顯者不塗廬外顯處也皆宫之不禮也

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隠者為廬

疏曰既非喪主故於東南角隠映處為廬經雖云未葬其實葬竟亦然也

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

集說曰不言國事家事禮之經也既葬政入以下禮之權也弁絰帶謂素弁加環絰而帶則仍是要絰也大夫士弁絰則國君亦弁絰也君言服王事則此亦服國事也

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既祥

黝堊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

集說曰堊室在中門外練後服漸輕可以謀國政謀家事也祥大祥也黝治堊室之地令黑堊塗堊室之壁令白皆稍致其飾也外中門外即堊室中也練後三日一哭於次次謂堊室至大祥則不復於外若有弔者則入即位哭是外無哭者禫則門內亦不復哭內中門內禫已縣八音於庭故門內不哭也

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

集說曰從御謂御婦人吉四時之常祭也禫祭後值吉祭同月則吉祭畢而復寢若禫祭不值當吉祭之月則踰月而吉祭乃復寢也案間傳既祥復寢與此不同者彼謂不復宿中門外復於殯宮之寢此吉祭後不復宿殯宮復於平常之寢文雖同義别

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為母為妻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婦人不居廬不寢苫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

集說曰喪父母謂婦人有父母之喪也既練而歸練後乃歸夫家也女子出嫁為祖父母及為父後之兄弟皆期服九月者謂本是期服而降在大功者此皆哀殺故葬後即歸也

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

集說曰雜記曰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言大夫士為國君喪之禮也此言公者家臣稱有地之大夫為公也有地大夫之喪其大夫與士治其采地

者皆來奔喪大夫則俟小祥而反其所治士則待卒哭而反其所治也

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月忌日則歸哭於宗室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

集說曰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庶子為大夫士而遭父母之喪殯宮在適子家既練各歸其宮至月朔與死之日則往哭於宗子之家謂殯宮也諸父兄弟期服輕故卒哭即歸也此弟謂適弟則庶兄為之次至

卒哭乃歸下云兄不次於弟謂庶弟也
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
疏曰喪卑故尊者不居其殯宫之次也
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於外命婦既加蓋而君至於士既殯而往爲之賜大斂焉
集說曰君於大夫及内命婦之喪而視其大斂常禮也若爲之加恩賜則視其小斂也外命婦乃臣之妻其恩輕故君待其大斂入棺加蓋之後而後至也士

雖甲亦宜有恩賜者故亦視其大斂

夫人於世婦大斂焉為之賜小斂焉於諸妻為之賜大斂焉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

疏曰諸妻姪娣及同姓女也同士禮故賜大斂若夫人姪娣尊同世婦當賜小斂已上言君夫人視之皆有常禮而為之賜則加禮也

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於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於門外祝代之先君釋

菜於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即位於阼小臣二人執戈立於前二人立於後擯者進主人拜稽顙君稱言視祝而踊主人踊

集說曰大夫士之喪君或以他故不及斂者則殯後亦往先使告戒主人使知之主人具殷奠之奠身自出候於門外見君車前之馬首入立於門東北面巫本在君之前今巫止不入祝乃代巫先君而入君釋菜以禮門神之時祝先由東階以升負墉南面者在

房户之東背壁而向南也小臣執戈先後君君升而夾階北面立擯贊主人禮者始在門東北面君既升則進前告孝子行禮也主人拜稽顙者以君之臨喪故於庭中北面拜而稽顙也君稱言者君舉其所來之言謂弔辭也祝相君之禮稱言畢而祝踊故君視祝而踊君踊畢主人乃踊也

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於門外命之反奠乃反奠卒奠主人先俟於門外君退主人送於門外拜稽顙

集說曰若君所臨是大夫喪則踊畢即釋此殷奠於殯可也若是士喪則主人畢不敢留君待奠故先出俟於門謂君將去也君使人命其反而奠乃反奠奠畢主人又先俟於門外君去即拜以送也奠畢出俟大夫與士皆然

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一問之在殯一往焉君弔則復殯服

集說曰殯後主人已成服而君始來弔主人則還著

殯時未成服之服蓋苴絰免布深衣也不散帶故小記云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一則不敢謂君之弔後時又且以君來故新其禮也

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於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夫人入升堂即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於下夫人視世子而踊奠如君至之禮夫人退主婦送於門內拜稽顙主人送於大門之外不拜

集說曰夫人弔則主婦為喪主故主婦之待夫人猶

主人之待君也世子夫人之世子也夫人來弔則世子在前道引其禮位如祝從君故夫人視世子而踊也主人送而不拜者喪無二主主婦已拜主人不當拜也

大夫君不迎於門外入即位於堂下主人北面衆主人南面婦人即位於房中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鄰賓客其君後主人而拜

集說曰大夫之臣亦以大夫爲君故曰大夫君也言

此大夫君之弔其臣喪也主人不迎於門外此君入而即堂下之位位在阼階下西向主人在其位之南而北面也婦人位在堂其君既來故並為位于東房中也然此言婦人即位房中非止大夫之君亦總正君來禮如此也不言大夫君之妻來者當同夫人禮也又前君臨大斂云主婦尸西不言辟者大斂哀深故不辟君今既殯後哀殺故辟也亦與前互也此大夫君來弔之時若有本國之君命或有國中大夫及

命婦之命或鄰國卿大夫遣使來弔者此大夫君必代主人拜命及拜賔以喪用尊者主其禮故也然此君終不敢如國君専代為主必以主人在巳後待此君拜竟主人復拜也

君弔見尸柩而后踊

註曰塗之後雖往不踊也　疏曰案前文既殯君往視祝而踊殯後有踊者皇氏云雖殯未塗則得踊故註塗之後雖往不踊

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奠

集說曰以君之來告於死者且以為榮也

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

註曰大棺棺之在表者也檀弓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此以內說而出也然則大棺及屬用梓椑用杝以是差之上公革棺不被三重也諸侯無革棺再重也大夫無

椑一重也士無屬不重也庶人之棺四寸上大夫謂

列國之卿也趙簡子云不設屬椑時僭也

君裏棺用朱綠用雜金鐕大夫裏棺用玄綠用牛骨鐕

士不綠

疏曰裏棺謂以繒貼棺裏也朱繒貼四方綠繒貼四

角鐕釘也用金釘以琢朱綠著棺也大夫四面玄四

角綠士不綠者悉用玄也亦用大夫牛骨鐕

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

漆二衽二束

集說曰蓋棺之蓋板也用漆謂以漆塗其合縫用衽處也衽束並說見檀弓

君大夫鬊爪實于綠中士埋之

集說曰鬊亂髮也爪手足之爪甲也生時積而不棄今死為小囊盛之而實于棺内之四隅故讀綠為角四角之處也士則以物盛而埋之耳

君殯用輴欑至於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欑至於西序

塗不暨於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

疏曰凡殯之禮天子先置龍輴於客位殯處乃從阼階舉棺於輴中輴外以木攢輴之四邊木高於棺乃從上加綃黼於棺上然後以木題湊題頭也湊向也謂以木頭相湊向内也象椁上之四注以覆之如屋形以泥塗之於屋之上又加席三重於殯上其諸侯則居棺以輴不畫龍加棺以布幕不題湊象椁雖不象椁亦中央高似屋形但不為四注故亦云畢塗屋

也君諸侯也　集說曰大夫之殯不用輴其棺一面貼西序之壁而欑其三面上不爲屋形但以棺衣覆之幬覆也故言大夫殯以幬欑至於西序也塗不暨於棺者天子諸侯之欑木廣而去棺遠大夫欑狹而去棺近所塗者僅僅不及於棺而已士殯掘肂以容棺肂即坎也棺在肂中不沒其蓋縫用衽處猶在外而可見其衽以上亦用木覆而塗之帷幛也貴賤皆有帷故帷朝夕之哭乃褰舉其帷耳所以帷者鬼神

尚幽闇故也

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

集說曰熬以火熓穀令熟也熟則香置之棺旁使蚍蜉聞香而來食免侵尸也四種黍稷稻粱也每種二筐三種黍稷粱二種黍稷也加魚與腊筐同異未聞

石梁王氏曰棺旁用熬穀加魚腊不可從

飾棺君龍帷三池

疏曰君諸侯也帷柳車邊障以白布為之王侯皆畫

為龍故曰君龍帷也池者織竹為籠衣以青布挂於柳上荒邊爪端象宫室承霤天子四注屋四面承霤柳亦四池諸侯屋亦四注而柳降一池闕後故三池也

振容

疏曰振容者振動容飾也以青黄之繒長丈餘如幡畫為雉懸於池下為容飾車行則幡動故曰振容也

黼荒火三列黻三列

疏曰荒蒙也柳車上覆謂鼈甲也縁荒邊爲白黒斧文故云黼荒於黼文之上荒中央又畫爲火三行故云火三列又畫兩已相背爲三行故云黻三列

素錦褚加偽荒

疏曰素錦白錦也褚屋也荒下用白錦爲屋象宫室也加帷荒者帷是邊牆荒是上蓋褚覆竟而加帷荒於褚外也

纁紐六

疏曰上蓋與邊牆相離故又以纁帛為紐連之兩旁各三凡六也

齊五采五貝

疏曰齊者臍之義以當中而言謂鼈甲上當中形圓如車之蓋高三尺徑二尺餘以五采繒衣之列行相次五貝者又連貝為五行交絡齊上也

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

疏曰翣形似扇木為之在路則障車入椁則障柩二

畫黼二畫黻二畫雲氣六翣之兩角皆戴圭玉也

魚躍拂池

疏曰以銅魚懸於池之下車行則魚跳躍上拂於池

魚在振容間也

君纁戴六

疏曰戴猶值也用纁帛繫棺紐著柳骨棺之横束有

三每一束兩邊各屈皮為紐三束則六紐今穿纁戴

於紐以繫柳骨故有六戴也

纁披六

疏曰亦用絳帛為之以一頭繫所連柳纁戴之中而出一頭於帷外人牽之每戴繫之故亦有六也謂之披者若牽車登高則引前以防軒車適下則引後以防翻車欹左則引右欹右則引左使不傾覆也

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二齊三采三貝黻翣二畫翣二皆戴綏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

集說曰畫帷畫爲雲氣也二池一云兩邊各一一云前後各一畫荒亦畫爲雲氣也齊三采絳黃黑也皆戴綏者不用圭用五采羽作緌綴翣之兩角也披亦如之謂色及數悉與戴同也

士布帷布荒一池揄絞纁紐二緇紐二齊三采一貝畫翣二皆戴綏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

集說曰布帷布荒皆白布不畫也一池在前揄揺翟也雉類青質五色絞青黃之繒也畫翟於絞繒在池

上而池下無振容戴當棺束每束各在兩邊前頭二戴用纁後二用緇二披用纁者據一邊前後各一披故云二披若通兩邊言之亦四披也

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綍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布

註曰大夫廢輴此言輴非也輴皆當為載以輇車之輇聲之誤也輇字或作團是以文誤為國輇車柩車

也在棺曰紼行道曰引至壙將窆又曰紼而設碑是以連言之碑桓楹也御棺居前爲節度也士言比出宮用功布則出宮而止至壙無矣　疏曰君葬用輴大夫葬用輴此二輴皆當爲載以輇車之輇輇則蜃車也在路載柩尊卑同用蜃車故知經云輴者非也羽葆以鳥羽注於柄末如蓋士無碑者手懸下之功布大功布也

凡封用紼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君命毋譁

以鼓封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

疏曰下棺時將繂一頭繫棺緘又將一頭繞碑間鹿盧所引之人在碑外背碑而立負引者漸漸應鼓聲而下故云用繂去碑負引也以衡謂下棺時別以大木為衡貫穿棺束之緘平持而下備傾頓也以咸者以繂直繫棺束之緘而下也命毋譁戒止其喧譁也以鼓封擊鼓為負引者縱捨之節也命毋哭戒止哭聲也士則衆哭者自相止而已 集說曰三封字皆讀

為窆謂下棺也

君松椁大夫柏椁士雜木椁

集說曰天子柏椁故諸侯以松盧云以松黄腸為椁

庾云黄腸松心也大夫同於天子者卑遠不嫌僭也

棺椁之間君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

集說曰柷樂器形如桶壺漏水之器一說壺甒皆盛

酒之器此言闊狹之度古者棺外椁内皆有藏器也

君裏椁虞筐大夫不裏椁士不虞筐

疏曰盧氏雖有解釋鄭云未聞今不錄



禮記述註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述註卷二十二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黄臣鵠

禮記述註卷二十

安溪 李光坡 撰

祭法第二十三

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註曰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

自夏已下稍用其姓代之先後之次有虞氏夏后氏宜郊顓頊殷人宜郊契　疏曰案聖證論以此禘黄帝是宗廟五年祭之名故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謂虞氏之祖出自黄帝以祖顓頊配黄帝而祭故云以其祖配之肅又以祖宗為祖有功宗有德其廟不毁又以郊與圜丘是一郊即圜丘肅又云虞夏出黄帝殷周出帝嚳祭法四代禘此二帝上下相證之明文也詩云天命元鳥履帝武敏歆

自是正義非讖緯之說鄭云先後之次云者以有虞氏先云郊嚳後云祖顓頊夏后氏先云郊鯀後云祖顓頊殷人先云郊冥後云祖契是在前者居後在後者居前故鄭正之　集說曰國語曰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嚳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坡謂禘郊祖宗王說正矣然鄭必以禘為圜丘者疏云以禘文在於郊祭之

前郊前之祭惟圜丘耳可見前人學古於一字一句之先後必求其義此考遺經於殘缺僅存之後之要法也然則此禘之解雖宜是正亦所謂觀過知仁者可以爲師矣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

集說曰燔燎也積柴於壇上加牲玉於柴上乃燎之使氣達於天此祭天之禮也泰壇即圜丘泰者尊之之辭瘞埋牲幣祭地之禮也泰折即方丘折如磬折

折旋之義喻方也周禮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以其與天俱用犢連言之其實地陰祀宜用黑犢也

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

註曰昭明也亦謂壇也時四時也亦謂陰陽之神也

埋之者陰陽出入於地中也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寒於坎暑於壇王宫日壇王君也日稱君宫壇營域也夜明亦謂月壇也幽宗亦謂星壇也星以昏始見雩宗亦謂水旱壇也雩之言吁嗟也四方即謂山林川谷邱陵之神也祭山林邱陵於壇川谷於坎每方各爲坎爲壇怪物雲氣非常見者也　疏曰自泰昭以下及日月至山林並少牢先儒皆云不薦熟惟殺牲埋之也　集說曰陸云相近王肅作祖迎寒暑一

往一來往者祖送之來者迎迓之周禮仲春晝迎暑
仲秋夜迎寒則送之亦必有其禮也
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
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
其餘不變也
集說曰五代唐虞三代也加顓頊帝嚳為七代　方
氏曰人物之生數有長短分有大小莫不受制於天
地故大凡生者曰命及其死也物謂之折言其有所

毀也人謂之鬼言其有所歸也不變者不改所命之名也更立者更立所祭之人也名既當於實故無事乎變人既異於世故必更而立焉名之不變止自堯而下者蓋法成於堯而已由堯以前其法未成其名容有變更也更立不及於黃帝者七代同出於黃帝而已黃帝無統於上七代更立於下故也其餘不變者謂禘郊祖宗之外不變也若天地日月之類其庸可變乎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

註曰建國封諸侯也置都立邑爲卿大夫之采地及賜士有功者之地廟之言貌也宗廟者先祖之尊貌也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封土曰壇除地曰墠

方氏曰分地建國置都立邑所以尊賢也設廟祧壇墠而祭之所以親親也親親不可以無殺故爲親疏之數爲尊賢不可以無等故爲多少之數焉有昭有

穆有祖有考親疎之數也以七以五以三以二多少之數也

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

集說曰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爲七也一壇一墠者七廟之外又立壇墠各一起土爲壇除地曰墠也考

廟父廟也王考祖也皇考曾祖也顯考高祖也祖考始祖也始祖百世不祧而高曾祖禰以親故此五廟則並同日月祭之也遠廟爲祧言三昭三穆之當遞遷者其主藏於二祧也古者祧主藏於太祖廟之東西夾室至周則昭之遷主皆藏文王之廟穆之遷主皆藏武王之廟也此不在月祭之例但得四時祭之耳故云享嘗乃止去祧爲壇者言世數遠不得於祧處受祭故云去祧也祭之則爲壇其又遠者亦不得

於壇受祭故云去壇也祭之則爲墠祈禱禮畢則反其主於祧然此壇墠者必須有祈禱之事則行此祭無祈禱則止終不祭之也去墠則又遠矣雖有祈禱亦不及之故名之曰鬼鬼亦在祧顧遠之於無事祫乃祭之爾　坡謂月祭不見於他經註疏解亦泛然疑即告朔之祭周禮司尊彝所謂間祀之朝享也

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

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

集說曰諸侯太祖之廟始封之君也月祭三廟下於天子也顯考祖考四時之祭而已去祖爲壇者高祖之父雖遷主寄太祖之廟而不得於此受祭若有祈禱則去太祖之廟而受祭於壇也去壇而受祭於墠則高祖之祖也

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

註曰惟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不禘祫無主爾大夫祖考謂别子也　疏曰謂周制别子為卿大夫後世子孫立其廟不毁謂之祖考非别子為大夫但立父祖及曾祖三廟無祖考廟者則經中三廟是也若有祖考廟則應遷之祖以制幣招其神而藏焉故云亦鬼其百世　集説曰大夫三廟有廟而無主其當遷者亦無可遷之廟故有禱則祭於壇而已然墠輕於壇今二壇而無墠者以太

祖雖無廟猶重之也去壇爲鬼謂高祖若在遷去之數則亦不得受祭於壇祈禱亦不得及也

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

註曰適士上士也此適士云顯考無廟非也當爲皇考字之誤　疏曰天子三等諸侯上士悉二廟一壇也

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

集說曰官師者諸侯之中士下士爲一官之長者得立一廟祖禰共之曾祖以上若有所禱則就廟薦之而已以其無壇也

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

集說曰庶士府史之屬死曰鬼者謂雖無廟亦得薦之於寢也王制云庶人祭於寢　程子曰祭先之禮不可得而推者無可奈何其可知者無遠近多少猶當盡祭之祖又豈可不報又豈可厭多蓋根本在此

雖遠豈得無報　坡謂人情以傳世久遠爲期若傳至久遠即爲子孫所祧所毀則何貴久爲苟以情有所殺亦不過於世之遠近而祭有疏數牲牢有豐約斟酌盡意可耳故程子定之曰每月朔必薦新四時祭用仲月時祭之外更有三祭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他則不祭冬至陽之始也立春生物之始也季秋成物之始也祭始祖無主用祝以妣配於廟中正位事之祭先祖亦無主先祖者自始祖而

下高祖而上非一人也故設二位常祭止於高祖而下至哉祭周孔所未發與禘禮報本追遠之意同功然以此禮合之前論無異旨則程子思之審矣朱子疑前論為未經討論恐記之誤也瘞埋無理昌黎韓公曰自魏晉以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皆至言也後聖有作廟制牲牢等其貴賤之差至有祖必祭如程子之論雖或廟或寢而貴賤如一庶乎其可也自祀其祖而以為僭坡所未詳

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

疏曰大社在庫門之内右王社所在書傳無文崔氏云王社在籍田王所自祭以供粢盛國社亦在公宮之右侯社在籍田置社者大夫以下謂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爲衆特置故曰置社　坡謂大社即

京都之社稷王社即方丘也詳在周禮大宗伯

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

註曰中霤主堂室居處門戶主出入行主道路行作厲主殺罰竈主飲食之事五祀月令所祀皆著其時

司命與厲其時不著今時民家或春秋祠司命行神
山神門戶竈在旁是必春祠司命秋祠厲也或者合
而祠之山即厲也民惡言厲巫祝以厲山爲之謬乎
春秋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　疏曰七祀前是爲
民所立與衆共之其自爲立者王自禱祭不知其當
同是一神爲是別更立七祀也泰厲古帝王無後者
此鬼無所依歸好爲民作禍故祀之公厲古諸侯無
後者族厲古大夫無後者族衆也大夫衆多　坡謂

司命文昌宫星疏云史遷云鬼官之長似神主督察司禍福之命者註言漢時尚與門行等並祀至今時人家又以竈爲司命雖傳信傳訛而皆有司命與五祀並祭自古至今未改也俟更考

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元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

方氏曰元孫之子爲來者以其世數雖遠方來而未已也以尊祭卑故曰下祭　石梁王氏曰庶殤全不

祭恐非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疏曰法施於民若神農及后土帝嚳堯及黄帝顓頊與契是也以死勤事若舜及鯀冥是也以勞定國若禹是也禦菑捍患若湯及文武也

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

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

集說曰厲山氏一云烈山氏炎帝神農也其後世子孫有名柱者能殖百穀作農官因名農見國語棄后稷名也夏末廢農祀棄故祀以爲稷者謂農及棄皆祀之以配稷之神

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

集說曰左傳言共工氏以水紀官在炎帝之前太昊

之後共工後世之子孫爲后土之官后君也爲君而掌土能治九州五土之神故祀以配社

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

集說曰序星辰知推步之法也著衆謂使民占星象而知休作之候也

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

集說曰能賞當其功也均刑法當其罪也以義終禪位得人也

舜勤衆事而野死

集說曰巡狩而崩也

鯀鄣鴻水而殛死

疏曰鯀塞水而無功被堯殛死亦是有微功於人故得祀之若無微功焉能治水九載又世本云作城郭是有功也

禹能修鯀之功

坡謂修者或成其事或治其壞皆修也曰鯀之功則

緜分明有功矣

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

集說曰正名百物者立定百物之名也明民使民不惑也共財供給公上之賦歛也

契爲司徒而民成

集說曰司徒教官之長民成化民成俗也

冥勤其官而水死

註曰冥契六世之孫其官元冥水官也

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

集說曰書曰克寬克仁又言代虐以寬

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邱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疏曰日月星辰民所瞻仰者釋上文燔柴於泰壇至祭水旱之等不言天地者舉日月則天地可知四時寒暑水旱則日月陰陽之氣故舉日月以包之也非

此族也不在祀典合結上事也族類也若非自厲山以下及日月星辰之等無益於民者悉不得預於祀典

## 祭義第二十四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

而嘗無樂

註曰合於天道因四時之變化孝子感時念親則以此祭之也春禘者夏殷禮也周以禘爲殷祭更名春祭曰祠非其寒之謂謂悽愴及怵惕皆爲感時念親也霜露既降禮說在秋此無秋字蓋脫爾迎來而樂樂親之將來也送去而哀哀其享否不可知也小言之則爲一祭之間孝子不知鬼神之期推而廣之放其去來於陰陽　疏曰王制春曰礿此云春禘爲夏殷禮者以郊

特牲註禘當為礿則此春禘亦當為礿周禮四時之祭皆有樂殷則烝嘗之祭亦有樂故那詩云庸鼓有斁萬舞有奕下云顧予烝嘗則殷秋冬亦有樂者

方氏曰霜露言非其寒則雨露為非其溫之謂矣雨露言如將見之則霜露為如將失之矣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

註曰致齊思此五者也散齊七日不御不樂不弔耳

見所爲齊者思之熟也　疏曰先思其粗漸思其精故居處在前樂嗜居後　熊氏曰致者以百物皆備而心極静專也此時則就齊所居於正寢之内散者以百物粗具而心尚有雜也此時不就齊所散處中門外

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

集說曰入室入廟室也謂初入室陰厭時僾然彷彿

之貌見乎其位如見親之在神位也周旋出戶謂薦
俎酌獻之時行步周旋之間或自戶內而出也肅然
儆惕之貌容聲舉動容止之聲也出戶而聽謂無尸
者薦畢闔戶則有出戶而聽之頃也愾然太息之聲
也

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
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
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

坡謂此節兼生死而言之色不忘三者養如是享亦如是極其愛則三者存於心故生則養志享則齊思極其誠則三者著於外故生則忠養享則如見內外始終如一雖不敬得乎甚言其敬也君子以下三句則言當法先王也思終身勿辱猶曾子吾知免夫之意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

集說曰忌日親之死日也不用不以此日為他事也非不祥言非以死為不祥而避之也夫日猶此日也志有所至者此心極於念親也不敢盡其私言不敢盡心於己之私事也　坡謂此承敬享而言專舉忌日者著其最傷心也

惟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怍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

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

註曰饗帝饗親謂祭之能使之饗也色不和曰怍勿勿猶勉勉也愨愛之貌　疏曰此一節明孝子祭祀欲親歆饗之意饗者鄉也言神之所以饗者由孝子之所歸鄉也君牽牲夫人奠盎者正祭牽牲時夫人設奠盎之尊至君親制祭夫人酌盎齊以獻尸也君獻尸夫人薦豆者繹祭先獻後薦有司徹云儐尸主人獻尸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醢是齊齊整齊之貌愉

愉和悅之貌忠謂忠心　熊氏曰自君牽牲至勿勿諸句皆臨尸不作之事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

集說曰如不欲生似欲隨之死也宗廟之禮上不諱

下故有稱諱之時如祭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也如欲色然言其想像親平生所愛之物如見親有欲之之色也詩小雅小宛之篇明發自夜至光明開發之時也詩本謂宣王永懷文王武王之功烈此借以喻文王念父母之勤耳文王之詩言此詩足以咏文王也文王於祭之明日不能安寢明發而不成寐以為昨既享而致其來今日去矣所以又從而思念之不置此與詩實相合也饗之必樂迎其來也已至而禮

畢則往矣故哀也

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以數已祭子贛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慌惚之有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集說曰嘗秋祭也奉薦而進進於尸也親身自執事也慤專謹貌趨趨讀爲促促行步迫狹也數舉足頻也皆不事威儀之貌子貢待祭畢以夫子所嘗言者爲問蓋怪其今所行與昔所言異也夫子言濟濟者衆盛之容也遠也言非所以接親親也漆漆者專致之容也自反猶言自修整也若及也容之疏遠及容之自反者夫何能交及於神明乎我之自祭何可有濟濟漆漆乎言以誠慤爲貴也若言天子諸侯之祭

尸初在室後出在堂更反入而設饋作樂既成主人
薦其饋食之豆與牲體之俎進饋之前與神明而交
貴其誠既進饋之後人事之盛故序禮樂備百官獻
酬往復凡助祭之君子各以威儀相尚而致其濟濟
漆漆之容當此之際何能有思念恍惚交神之心乎
各有所當言各有所主謂濟濟漆漆乃宗廟中賓客
之容非主人之容也主人之事親宜慤而趨數也
坡謂文王仲尼二節舉聖人以爲饗親之法也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宮室既修牆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齊戒沐浴盛服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諭其志意以其慌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

註曰比時猶先時也虛中言不兼念餘事修設謂除及黝堊　疏曰諭其志意使祝官啟告鬼神曉諭鬼

神以志意慌惚言想見其親彷彿而來也　集說曰兩言奉承而進之上謂主人下謂助祭者　坡謂此該祭之始終以教孝子之祭也

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

坡謂盡慤者慮事而豫可謂專謹矣盡信者具物而備可謂竭誠矣洞洞屬屬可謂盡敬矣薦其薦俎三

者可謂盡禮矣此因上節而申贊之以推本其孝敬之心莫或使之而若或使之蓋精誠之極也鬼神之情也

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詘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絶於面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詘固也進而不愉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敖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

註曰詘充詘形容喜貌也愉顔色和貌也固猶質陋也　方氏曰孝子之祭可知者言觀其祭可以知其心也立之者方待事而立也進之者既從事而進也薦之者奉物而薦也退而立者進而復退也已徹而退者既薦而後徹也葢退而立則少退而立已徹而退則於是乎退焉此其所以異也欲冀其享也　坡謂此節承上進退必敬而極言之末云失之矣則上所云或使之者必得之矣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

註曰成人既冠者然則孝子不失其孺子之心也

疏曰非所以事親事親當和順卑柔也　集說曰和氣愉色婉容皆愛心之所發如執玉如奉盈如弗勝如將失之皆敬心之所存愛敬兼至乃孝子之道故嚴威儼恪使人望而畏之是成人之道非孝子之道

也　坡謂此推言死之敬享由於生之敬養也程子曰交神明之意當在事生之後則可以盡孝愛而得其享可謂括此篇之精蘊知鬼神之情狀矣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何爲也爲其近於道也貴貴爲其近於君也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慈幼爲其近於子也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

雖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領天下國家也

應氏曰孝以事親而廣其愛極其至則王者以德行仁之心也弟以從兄而順其序極其至則霸者以禮明義之舉也孝弟之根本立乎一家王霸之功業周乎天下雖未能盡王霸之能事而亦近之矣天子至尊内雖致睦於兄弟而族人不敢以長幼齒之故所尊者唯父而諸侯特言有兄道渾全無迹德純實有

方蓋以人行道而有得於身也故曰近之矣　熊氏曰自近於子以上推先王行五者之故下文則言孝弟爲重也因而弗改因乎孝弟而弗改也
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
集說曰此言愛敬二道爲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君自愛其親以教民睦則民皆貴於有親君自敬其長

以教民順則民皆貴於用上命愛敬盡於事親事長而德教加於百姓舉而措之而已　坡謂自先王之所以治至此二節推言孝弟為治之本上無所承亦非起下疏云記者雜錄以事類相接為次非相因之辭是也

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

註曰祭者吉禮不欲聞見凶人

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于碑

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封取膟膋乃退爓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

集說曰祭之日謂祭宗廟之日也父爲昭子爲穆直言穆者文不備穆荅君言君牽牲之時子姓對君共牽也卿大夫佐幣士奉芻以次序在牲之後故云序從也麗牲之碑在廟之中庭麗猶繫也謂以牽牲之紖繫於碑之孔也袒衣示有事也將殺牲則先取耳旁毛以薦神毛以告全耳以主聽欲神聽之也以耳

毛爲上故云尚耳也膟血也膋腸閒脂也血以供薦
而膋以供炙肝及焫蕭也乃退謂薦毛血膟膋畢而
暫退也祭有三節此一節竟故退爓祭祭湯中所爓
之肉也祭腥祭生肉也爓腥之祭並當朝踐之節禮
終而退此皆敬心之極至也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
其陽周人致日以朝及闇

註曰主日者以其光明天之神可見者莫著焉闇昏

時也陽謂日中時也朝日出時也以朝及闇謂終日有事　疏曰天無形體懸象著明不過日月故以日爲百神之主配之以月自日以下皆祭特言月者但月爲重以對日耳蓋天帝獨爲壇其日月及天神等共爲一壇故日得爲衆神之主也　方氏曰祭日謂祭之日也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

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

疏曰此經據春分朝日秋分夕月　方氏曰壇高而顯坎深而隱一顯一隱所以别陰陽之幽明一高一深所以制陰陽之上下東動而出西靜而入出則在外入則反内故東西所以别陰陽之外内東爲陽中西爲陰中中則得位故東西所以端陰陽之位别幽明之道然後能制上下之分别外内之所然後能端陰陽之位言之序如此且壇坎者人爲之形東西者

天然之方出於人爲故言制出於天然也故言以端
其位而已日出於東言其象出於天池之東也月生
於西言其明生於輪郭之西也此又復明祭日月於
東西之意也　熊氏曰月東陰而明於夜日東陽而
明於晝有時晝長夜短有時夜長晝短是陰陽互有
長短也此長短終而復始巡環無端故氣行不乖以
致天下百物皆化而和矣
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也致讓

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紀也致義則上下不悖逆矣致讓以去爭也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禮也雖有奇邪而不治者則微矣

註曰因祭之義汎說禮也　疏曰和謂百姓和諧用謂財用豐足義謂斷割得宜致物用以立民紀者民豐於物用則知榮辱禮節故可以立人紀也奇謂奇異邪謂邪惡皆據異行之人言用此五事為治假令有異行不從治者亦當少也　熊氏曰致推極也萬

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報天尊祖是致反始之禮也有此禮則人皆知本之當厚矣齊明盛服以祭之制爲之極以尊之是致鬼神之禮也有此禮則人皆知鬼神之當尊矣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

註曰氣謂呼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爲魄　疏曰自此以至先王先公敬之至也明夫子答宰我以鬼

神魂魄祭祀之禮又廣明天子諸侯耕籍及公桑之事呼吸出入此氣之體無性識也但有氣則有識無氣則無識則識從氣生是生存之氣者神之盛極也人之精靈謂之神魄體也若無耳目形體不得有聰明是形魄者鬼之盛極也　朱子曰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　方氏曰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必合鬼與神然後足以爲教之至中庸曰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此皆教之至也

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

註曰陰讀爲依廕之廕　疏曰鬼歸也此歸土之形故謂之鬼也骨肉斃於下二句覆說歸土之義也人生時形與氣合共爲生死則形與氣分其氣之精䰟發揚升上爲神靈光明也　朱子曰昭明乃光景之屬焄蒿氣之感觸人者悽愴如漢書所謂神君至其

風肅然之意又曰君蒿是鬼神精氣交感處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

疏曰案史記秦命民曰黔首此記作在周末秦初故稱黔首此孔子言非當秦世以為黔首錄記之人在後變改之耳　集說曰因其精靈之不可揜者制為尊極之稱而顯然命之曰鬼神以為天下之法則故民知所畏而無敢慢知所服而無敢違

聖人以是爲未足也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別親疎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

熊氏曰明命鬼神聖人以爲未盡敎之道也故築宮室設宗祧以別親疎之情遠近之世教民反古復始古猶昔也以子孫視祖考則祖考爲古昔子孫之氣魄皆祖考之所傳則祖考乃其始也凡此古始正吾身所由以生者教民如此直從身之原本提撕警覺

至親至切民心悅服由此也既悅服則聽從之且甚速也

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

註曰二端既立謂氣也魄也更有尊名云鬼神也二禮謂朝事與薦黍稷也朝事謂薦血腥時也薦黍稷所謂饋食也見及見間皆當爲覸字之誤也燔燎羶

薌閴以蕭光取牲祭脂也光猶氣也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閴以俠甒謂雜之兩甒醴酒也報氣以氣報魄以實各首其類　疏曰朝事謂早朝祭事燔燎謂取膟膋燎於爐炭閴謂雜也謂燔膟膋兼熱蕭蒿是雜以蕭氣羞肝肺首心者四代雖異物皆於薦黍稷之時兼此物祭也見間以俠甒者言祭黍稷之時雜以兩甒醴酒加以鬱鬯者言非但薦熟是報魄即祭初所以加鬱鬯亦是報魄也以魄

在地下鬱鬯灌地雖是祭初亦是報魄不當薦熟之
時故云加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者饋熟之時皆以
飲食實味徧於燕飲上恩逮下下受上賜也　熊氏
曰報氣以教衆反始報魄以教民相愛幽明交通非
禮之至乎
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
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是故昔者天子爲藉
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

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

集說曰藉藉田也紘冠冕之繫所以爲固也先古先祖也於是乎取之言皆於此藉田中取之也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

集說曰色純曰犧體完曰牷牛羊豕曰牲周禮牧人掌牧六牲牛馬羊豕犬雞也然後養之謂在滌三月也　方氏曰召之則未卜故曰牛逆之則卜之矣故曰牲先王父天母地則以子道自處推而及於山川社稷亦由是也故事鬼神皆稱孝焉論語曰致孝乎鬼神　熊氏曰躬朝獸官躬朝也設官養之而備其用故曰敬之至也君以視朝之服而巡之所以致其力也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

集說曰公桑公家之桑也蠶室養蠶之室也近川便於浴種也棘牆置棘於牆上也外閉戶扇在外而閉則向內也大昕之朝季春朔之旦也三宮在天子則謂三夫人在諸侯之夫人則立三宮半后之六宮也

奉種浴于川者言蠶將生之時而又浴之初於仲春已浴之至此更浴之桑采桑也戾乾也蠶惡濕故葉乾乃以食也　方氏曰戾至也風至則乾矣

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獻繭於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褘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

集說曰單盡也副之為言覆也婦人首飾所以覆首者褘褘衣也禮之禮待獻繭之婦人也　方氏曰三

月之盡非歲單之時然蠶成之時也自去歲蠶成之後迄今歲蠶成之時朞歲矣故謂之歲單若孟夏稱麥秋者亦此之意

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元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旣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集說曰良日吉日也繅繹繭爲絲三盆手者置繭於盆中而以手三次淹之每淹則以手振出其緒故云

三盆手也　方氏曰夫人之繅止於三盆猶天子之耕止於三推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于內者也禮也者動于外

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不與爭也望其容貌而衆不生慢易焉故德煇動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乎外而衆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而天下塞焉舉而措之無難矣樂也者動于內者也禮也者動于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集說曰說見樂記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于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于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

註曰公明儀曾子弟子　疏曰尊親嚴父配天也先意謂父母將欲發意孝子則預知其意而爲之承志謂父母已有志已當奉承而行之諭父母於道者或

在父母意先或在父母意後皆曉諭父母將歸於正道也　熊氏曰諭開説曉譬也此亦是以善及親而不辱其親之事故君子難之　坡謂自此至樂正子春節明孝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烖及于親敢不敬乎

集說曰承上文弗辱而言此五者皆足以辱親故曰烖及於親

亨孰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

熊氏曰此言能養之孝也

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愼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

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

集說曰願猶羨也然猶而也衆之本教曰孝言孝爲教衆之本也其行曰養行猶用也言用之於奉養之間也敬即上敢不敬乎之敬也安爲難者謂非勉强矯拂之敬也卒爲難者謂不特終父母之身孝子亦自終其身也能終即說上文卒字仁者仁此者也以下凡七此字皆指孝而言也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疏曰施諸後世而無朝夕者謂施此孝道於後世而無一朝一夕之不行也　方氏曰置者直而立之溥者敷而散之施言其出無窮推言其進不已放與孟子放乎四海之放同準言人以是爲準　熊氏曰此

言孝道之大而爲天下古今所共由也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集說曰上言仁者仁此者也此二者亦爲惡其不仁故言非孝曾子又引夫子之言以爲證　坡謂上言塞天地橫四海此以謹小愼微之事言之則仁人事天孝子事親由不忍以達於所忍由不爲以達於所爲處處察識而擴充之愈密則愈塞愈斂則愈橫而

日用間無別用力處矣真聖賢之言也

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

註曰必求仁者之粟喻貧困猶不取惡人物以事亡親　集說曰庶人思父母之慈愛而忘己躬耕之勞

可謂用力矣此其下能養之事也諸侯卿大夫士尊重於仁安行於義功勞足以及物可謂用勞矣此其次弗辱之事也匱乏之也博施謂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也備物謂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助祭可謂不匱矣此即大孝尊親之事也　熊氏曰自父母愛之以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當如此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

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

謂孝矣

集說曰無人爲大言無如人最爲大葢天地之性人爲貴也道正路也徑捷出邪徑也游徒涉也惡言不出於口不以惡言加人也忿言不反於身則人自不以忿言復我也如此則不辱身不羞親矣　熊氏曰不虧其體能踐形也不辱其身能盡性也頃一舉足也步再舉足也自壹舉足至道體行殆不虧體也自壹出言至不羞其親不辱身也形性俱全所以謂孝

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疏曰貴德而尚齒者於德之中年高者在前是德中尚齒餘倣此　劉氏曰大舜貴以德化民有天下如不與而民化之幾於不知爵之爲貴矣故禹承之以爵爲貴而使民知貴貴之道也然貴爵之弊其終也在上者過於亢而澤不及下故湯承之以務富其民

爲貴然富民之獘終也民各私其財而不知親親之道故武王承之以親親爲貴所謂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是也四代之治隨時救獘所貴雖不同而尚齒則同也未有遺年齒而不尚者齒居天下之達尊久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故尊高年次於事親也　坡謂此節至弗敢犯也明弟

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

集說曰古者視朝之禮君臣皆立七十杖於朝據杖而立也君問則席謂君若有問則爲之布席於堂而使之坐也不俟朝謂見君而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也就之即其家也

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

集說曰此言少者與長者同行之禮併並也肩而不併謂少者不可以肩齊並長者之肩當差退在後也

不錯則隨謂此長者若是兄之輩則爲鴈行之差錯稍偏而後之若是父之輩則直隨從其後矣車徒辟言或乘車或徒行皆當避之也任所負戴之物也不以任行道路即孟子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

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强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

註曰一鄉者五州巷猶閭也　熊氏曰老衰憊者窮鰥寡者不遺與之齒讓也弱言其力寡言其數皆謂

長者不犯不暴亦尚齒意

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搜狩矣

集說曰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四邱爲甸君田獵則起其民爲卒徒故曰甸徒五十始衰故不供此役也頒猶分也隆猶多也田畢分禽則長者受賜多於少者

春獵爲搜冬獵爲狩舉此則夏秋可知

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

註曰什伍士卒部曲也　疏曰五人爲伍二伍爲什

士謂甲士卒謂步卒在軍旅之中時主帥部領團曲

而聚故云部曲　坡謂城濮之戰晉侯觀師曰少長

有禮杜注云少在前長在後軍禮也此尚齒似優老

之意非先後之位也

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搜狩修乎軍

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

疏曰在上諸文但云弟此兼言孝者以孝故能弟弟

則孝之次也衆以義死之言行孝弟雖死不捨不敢犯此孝弟而不行也 熊氏曰朝廷政之所出故言發道路人之所由故言行州巷委曲偏辟之所故言至狩郊野閒曠之地故言放軍旅用武文事易廢故言修

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耕藉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

者天下之大教也

註曰祀乎明堂宗祀文王西學周小學也先賢有道德王所使教國子者　方氏曰先賢則樂祖是也西學則瞽宗是也樂祖有道德者故曰教諸侯之德耕藉所以祀神致養之道故曰教諸侯之養朝覲所以尊天子故曰教諸侯之臣樂記先朝覲而後耕藉者武王初有天下君臣之分辨之不可不早也　坡謂殷大學曰瞽宗在西郊周立其學似仍其處亦在西

郊儀禮鄉射賈疏言之爲悉此疏言瞽宗在國不與賈同案大司樂云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此註言祀有道德者而以西學爲虞庠與司樂文異方氏之解似得之然瞽宗在西郊

國中二疏不同當更考故並存焉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强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

集說曰袒而割牲者袒衣而割割制牲體爲俎實也饋進食也酳食畢而以酒虛口也總干總持干盾立於舞位以樂侑食也鄉里有齒人皆知長少之序也由大學來者言由大學養老之化而來故致此也

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

集說曰四學虞夏殷周四代之學也大子齒謂大子與同學者序長幼之位不以貴加人也　坡謂上言君此又足言大子

天子巡守諸侯待於竟天子先見百年者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

熊氏曰或此老者在東必東行乃得見而天子適在西行者或此老者在西必西行乃得見而天子適在東行者不敢謂其勢不相值必謁而見之不敢徑過也　坡謂上言在朝廷此又足言巡守

壹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

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爵者

熊氏曰言鄉飲之席一命之爵但與鄉里之人序齒非鄉里者不然再命之爵但與族人序齒非其族者不然三命之貴則別席於賓席之東雖族人亦不得與之序齒此貴貴之義也然而不廢長長之情如入門時族有七十者在則三命者又後之而不敢先蓋七十之人非商確大政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朝君

必與之揖而後及有爵之人待之何其隆也　坡謂此七十亦指一命再命致仕在家者若庶人之老無緣有入朝之事也上言朝廷同爵則尚齒此又言爵雖不同而亦尚齒以足之

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

集說曰成諸宗廟言於宗廟中命之也詳在祭統十

倫章 熊氏曰長老所師者士庶人有善內則本之於父母外則存之於師也

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善則稱人過則稱已教不伐以尊賢也

註曰立以爲易謂作易易抱龜易官名 疏曰進斷其志者進於龜之前令斷決已所有爲之志也 劉氏曰易代天地鬼神以吉凶告天子故南面如祭祀

之尸代神之尊也天子北面問卜以斷其志蓋尊天事神之禮也　坡謂南面北面是天子卜筮禮儀禮是士禮且儀禮卜筮西面而筮幽宅則北面指中封亦隨事異耳石梁王氏專好妄詆自祀乎明堂至此合明孝弟之道然細分之則自次節食三老五更至而後及爵者是申明弟自天子有善至以尊賢也是申明孝

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修宮

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詘如語焉而未之然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是故慤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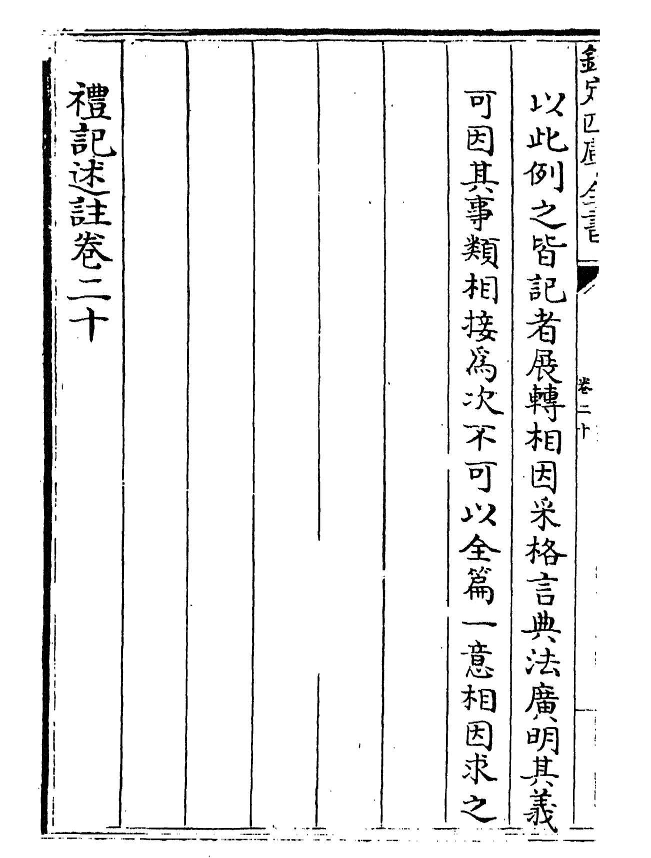
方氏曰於其來也如懼不及愛然及既來也又如語而未之然於其往也如將弗見然及既往也又如將復入然則是孝子之思其親無物足以慊其心無時

可以絶其念如懼不及愛然即前經所謂致愛則存是矣如語焉而未之然即所謂如親聽命是矣如將弗見然即所謂如將失之是矣如將復入然即所謂又從而思之是矣愛者愛其親也懼不及愛者懼愛親之心有所未至也語者親之語也語而未之然註云如有所以語親而未見答也宿者皆出謂所宿助祭之賓祭事已畢而出也陶陶言思親之心存乎内遂遂言思親之心達乎外祭後猶如此者以其如將

復入故也　熊氏曰慤善謹厚之儀不違於身耳聞目見之際專一不他故不違於心思慮念想之及不違於親蓋以愛敬結諸心故誠敬形諸色而每事循省不敢忽也此孝子愛親之志意也

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

方氏曰王氏謂右陰也地道所尊故右社稷左陽也人道之所鄉故左宗廟位宗廟於人道所鄉亦不死其親之意　坡謂此二句周禮春官少宗伯之文也



以此例之皆記者展轉相因采格言典法廣明其義可因其事類相接爲次不可以全篇一意相因求之

禮記述註卷二十